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六十七 六十八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九百八十三　史部

舊唐書卷六十七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十七

李靖 客師 令問 彥芳　李勣 孫敬業

李靖本名藥師雍州三原人也祖崇義後魏殷州刺史永康公父詮隋趙郡守靖姿貌瓌偉少有文武材略每謂所親曰大丈夫若遇主逢時必當立功立事以取富

貴其舅韓擒虎號為名將每與論兵未嘗不稱善撫之曰可與論孫吳之術者惟斯人矣初仕隋為長安縣功曹後歷駕部員外郎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皆善之素嘗拊其牀謂靖曰卿終當坐此大業末累除馬邑郡丞會高祖擊突厥於塞外靖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鏁上變將詣江都至長安道塞不通而止高祖尅京城執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起義兵本為天下除暴亂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斬壯士乎高祖壯其言太宗

又固請遂捨之太宗尋名入幕府武德三年從討王世
充以功授開府時蕭銑據荆州遣靖安輯之輕騎至金
州遇蠻賊數萬屯聚山谷廬江王瑗討之數為所敗靖
與瑗設謀擊之多所剋獲既至硤州阻蕭銑久不得進
高祖怒其遲留陰勑硤州都督許紹斬之紹惜其才為
之請命於是獲免會開州蠻首冉肇則反率衆寇夔州
趙郡王孝恭與戰不利靖率兵八百襲破其營後又要
險設伏臨陣斬肇則俘獲五千餘人高祖甚悅謂公卿

曰朕聞使功不如使過李靖果展其効因降璽書勞曰卿竭誠盡力功効特彰遠覽至誠極以嘉賞勿憂富貴也又手敕靖曰既往不咎舊事吾久忘之矣四年靖又陳十策以圖蕭銑高祖從之授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高祖以孝恭未更戎旅三軍之任一以委靖其年八月集兵於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泛漲三峽路險必謂靖不能進遂休兵不設備九月靖乃率師而進將下峽諸將皆請停兵以待水退靖曰兵貴神速機

不可失今兵始集銑尚未知若乘水漲之勢倐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縱彼知我倉卒徵兵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孝恭從之進兵至夷陵銑將文士弘率精兵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士弘銑之健將士卒驍勇今新失荆門盡兵出戰此是救敗之師恐不可當也宜自泊南岸勿與爭鋒待其氣衰然後奮擊破之必矣孝恭不從留靖守營率師與賊合戰孝恭果敗奔於南岸賊舟大掠人皆負重靖見其軍亂縱

兵擊破之獲其舟艦四百餘艘斬首及溺死將萬人孝恭遣靖率輕兵五千為先鋒至江陵屯營於城下士弘既敗銑甚懼始徵兵於江南果不能至孝恭以大軍繼進靖又破其驍將楊君茂鄭文秀俘甲卒四千餘人更勒兵圍銑城明日銑遣使請降靖即入據其城號令嚴肅軍無私焉時諸將咸請孝恭云銑之將帥與官軍拒戰死者罪狀既重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者之師義存弔伐百姓既受驅逼拒戰豈其所願且犬吠非

其主無容同叛逆之科此蒯通所以免大戮於漢祖也今新定荆郢宜弘寛大以慰遠近之心降而籍之恐非救焚拯溺之義但恐自此已南城鎮各堅守不下非計之善於是遂止江漢之域聞之莫不爭下以功授上柱國封永康縣公賜物二千五百段詔命檢校荆州刺史承制拜授乃度嶺至桂州遣人分道招撫其大首領馮盎李光度甯真長等皆遣子弟來謁靖承制授其官爵凡所懐輯九十六州户六十餘萬優詔勞勉授嶺南道

撫慰大使檢校桂州總管十六年輔公祏於丹陽反詔孝恭為元帥靖為副以討之李勣任瓌張鎮州黄君漢等七總管並受節度師次舒州公祏遣將馮惠亮率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徐紹宗領步騎二萬屯青林山仍於梁山連鐵鏁以斷江路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與惠亮為犄角之勢孝恭集諸將會議皆云惠亮正通並握强兵為不戰之計城栅既固卒不可攻請直指丹陽掩其巢穴丹陽既破惠亮自降孝恭欲從其議靖曰公

祏精鋭雖在水陸二軍然其自統之兵亦皆勁勇惠亮等城柵尚不可攻公祏既保石頭豈應易拔若我師至丹陽留停旬月進則公祏未平退則惠亮為患此便腹背受敵恐非萬全之計惠亮正通皆是百戰餘賊必不憚於野戰止為公祏立計令其持重但欲不戰以老我師今欲攻其城柵乃是出其不意滅賊之機唯在此舉孝恭然之靖乃率黄君漢等先擊惠亮苦戰破之殺傷及溺死者萬餘人惠亮奔走靖率輕兵先至丹陽公祏

大懼先遣偽將左遊仙領兵守會稽以為引援公祏擁兵東走以趨遊仙至吳郡與惠亮正通並相次擒獲江南悉平於是置東南道行臺拜靖行臺兵部尚書賜物千段奴婢百口馬百匹其年行臺廢又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丹陽連罹兵寇百姓凋弊靖鎮撫之吳楚以安八年突厥寇太原以靖為行軍總管統江淮兵一萬與張瑾屯大谷時諸軍不利靖衆獨全尋檢校安州大都督高祖每云李靖是蕭銑輔公祏膏肓古之名將韓

白衞霍豈能及也九年突厥莫賀咄設寇邉徵靖為靈州道行軍總管頡利可汗入涇陽靖率兵倍道趨豳州邀賊歸路既而與虜和親而罷太宗嗣位拜刑部尚書并録前後功賜實封四百户貞觀二年以本官兼檢校中書令三年轉兵部尚書突厥諸部離叛朝廷將圖進取以靖為代州道行軍總管率驍騎三千自馬邑出其不意直趨惡陽嶺以逼之突利可汗不虞於靖見官軍奄至於是大懼相謂曰唐兵若不傾國而來靖豈敢孤

軍而至一日數驚靖候知之潜令間諜離其心腹其所親康蘇密來降四年靖進擊定襄破之獲隋齊王暕之子楊正道及煬帝蕭后送于京師可汗僅以身遁以功進封代國公賜物六百段及名馬寶器焉太宗嘗謂曰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尚得書名竹帛卿以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克復定襄威振北狄古今所未有足報往年渭水之役自破定襄後頡利可汗大懼退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舉國内附又以靖為定襄道

行軍總管往迎頡利頡利雖外請朝謁而潛懷猶豫其年二月太宗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諭靖揣知其意謂將軍張公謹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寬遂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引兵自白道襲之公謹曰詔許其降行人在彼未宜討擊靖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等輩何足可惜督軍疾進師至陰山遇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悅不虞官兵至也靖軍將逼其牙帳十五里虜始覺頡利畏威

先走部衆因而潰散靖斬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殺其妻隋義成公主頡利乘千里馬將走投吐谷渾西道行軍總管張寳相擒之以獻俄而突利可汗來奔遂復定襄常安之地斥土界自陰山北至於大漠太宗初聞靖破頡利大悅謂侍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國家草創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暫動偏師無往不捷單于欵塞恥其雪乎於是大赦天下酺五

日御史大夫溫彦博害其功譖靖軍無綱紀致令虜中
奇寶散於亂兵之手太宗大加責讓靖頓首謝久之太
宗謂曰隋將史萬歲破達頭可汗有功不賞以罪致戮
朕則不然當赦公之罪録公之勳詔加左光禄大夫賜
絹千匹眞食邑通前五百戶未幾太宗謂靖曰前有人
讒公今朕意已悟公勿以為懐賜絹二千匹拜尚書右
僕射靖性沉厚每與時宰參議恂恂然似不能言八年
詔為畿内道大使伺察風俗尋以足疾上表乞骸骨言

甚懇至太宗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曰朕觀自古已來身居富貴能知止足者甚少不問愚智莫能自知才雖不堪强欲居職縱有疾病猶自勉强公能識達大體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欲以公為一代楷模乃下優詔加授特進聽在第攝養賜物千段尚乘馬兩匹禄賜國官府佐並依舊給患若小瘳每三兩日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九年正月賜靖靈壽杖助足疾也未幾吐谷渾寇邊太宗顧謂侍臣曰得李靖為帥豈非善也靖

乃見房玄齡曰靖雖年老固堪一行太宗大悅即以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統兵部尚書任城王道宗涼州都督李大亮右衛將軍李道彥利州刺史高甑生等三總管征之九年軍次伏俟城吐谷渾燒去野草以餧我師退保大非川諸將咸言春草未生馬已羸瘦不可赴敵唯靖決計而進深入敵境遂踰積石山前後戰數十合殺傷甚衆大破其國吐渾之衆遂殺其可汗來降靖又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初利州刺史高甑生為鹽澤

道總管以後軍期靖薄責之甑生因有憾於靖及是與廣州都督府長史唐奉義告靖謀反太宗命法官按其事甑生等竟以誣罔得罪靖乃闔門自守杜絶賓客雖親戚不得妄進十一年改封衛國公授濮州刺史仍令代襲例竟不行十四年靖妻卒有詔墳塋制度依漢衛霍故事築闕象突厥内鐵山吐谷渾内積石山形以旌殊績十七年詔圖畫靖及趙郡王孝恭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十八年帝幸其第問疾仍賜絹五百匹進位衛

國公開府儀同三司太宗將伐遼東名靖入閤賜坐御前謂曰公南平吳會北清沙漠西定慕容唯東有高麗未服公意如何對曰臣往者憑藉天威薄展微効今殘年朽骨唯擬此行陛下不棄老臣病期瘳矣太宗愍其羸老不許二十三年薨于家年七十九冊贈司徒并州都督給班劒四十人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謚曰景武子德謇嗣官至將作少匠靖弟客師貞觀中官至右武衛將軍以戰功累封丹陽郡公永徽初以年老致仕性

好馳獵四時從禽無蹔止息有别業在昆明池南自京城之外西際灃水鳥獸皆識之每出則烏鵲隨逐而噪野人謂之烏賊總章中卒年九十餘客師孫令問玄宗在藩時與令問欵狎及即位以恊贊功累遷至殿中少監先天中預誅竇懐貞等功封宋國公實封五百户令問固辭實封詔不許開元中轉殿中監左散騎常侍知尚食事令問雖特承恩寵未甞干預時政深為物論所稱然厚於自奉食饌豐侈廣畜芻豢躬臨宰殺時方奉

佛其篤信之士或譏之令問曰此物畜生與果菜何異
胡為强生分別不亦遠於道乎略不以恩昵自恃閑適
郊野從禽自娛十五年涼州都督王君㚟奏迴紇部落
叛令問坐與連姻左授撫州別駕尋卒大和中令問孫
彥芳鳳翔府司錄參軍詣闕進高祖太宗所賜衛國公
靖官告勑書手詔等十餘卷內四卷太宗文皇帝筆迹
文宗實惜不能釋手其佩筆尚堪書金裝木匣製作精
巧帝並留禁中令書工模寫本還之賜芳絹二百匹衣

服靴笏以酬之

李勣曹州離狐人也隋末徙居滑州之衛南本姓徐氏名世勣永徽中以犯太宗諱單名勣馬家多僮僕積粟數千鍾與其父蓋皆好惠施拯濟貧乏不問親踈大業末韋城人翟讓聚衆為盜勣往從之時年十七謂讓曰今此土地是公及勣鄉壤人多相識不宜自相侵掠且宋鄭兩郡地管御河商旅往還船乘不絶就彼邀截足以自相資助讓然之於是刼公私船取物兵衆大振隋

遣齊郡通守張須陁率師二萬討之勣與頻戰竟斬須陁於陣初李密亡命在雍丘浚儀人王伯當匿於野伯當共勣説翟讓奉密為主隋令王世充討密勣以奇計敗世充於洛水之上密拜勣為東海郡公時河南山東大水死者將半隋帝令飢人就食黎陽開倉賑給時政教已紊倉司不時賑給死者日數萬人勣言於密曰天下大亂本是為飢今若得黎陽一倉大事濟矣密乃遣勣領麾下五千人自原武濟河掩襲即日尅之開倉恣

食一旬之間勝兵三十萬餘經歲餘宇文化及於江都弒逆擁兵北上直指東郡時越王侗即位於東京赦密之罪拜為太尉封魏國公授勣右武候大將軍命討化及密遣勣守倉城勣於城外掘深溝以固守化及設攻具四面攻倉阻壍不得至城下勣於壍中為地道出兵擊之大敗而去武德二年密為王世充所破擁衆歸朝其舊境東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勣並據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孝恪曰魏公既歸大唐今此

人衆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獻之即是利主之敗
自為已功以邀富貴吾所恥也今宜具録州縣名數及
軍人戶口總啟魏公聽公自獻此則魏公之功也乃遣
使啓密使人初至高祖聞其無表惟有啓與密甚恠之
使者以勣意聞奏高祖大喜曰徐世勣感德推功實純
臣也詔授黎陽總管上柱國萊國公尋加右武候大將
軍改封曹國公賜姓李氏賜良田五十頃甲第一區封
其父蓋為濟陰王蓋固辭王爵乃封舒國公授散騎常

侍陵州刺史令勣總統河南山東之兵以拒王世充及李密反叛伏誅高祖以勣舊經事密遣使報其反狀勣表請收葬詔許之勣服衰絰與舊僚吏將士葬密於黎山之南墳高七仞釋服而散朝野義之尋而竇建德擒化及於魏縣復進軍攻勣力屈降之建德收其父從軍為質令勣復守黎陽三年自拔歸京師四年從太宗伐王世充於東都累戰大捷又東略地至武牢偽鄭州司兵沈悅請翻武牢勣夜潛兵應接剋之擒其偽刺史荆

王行本又從太宗平竇建德降王世充振旅而還論功

行賞太宗為上將勣為下將與太宗俱服金甲乘戎輅

告捷于太廟其父自洺州與裴矩入朝高祖見之大喜

復其官爵勣又從太宗破劉黑闥徐圓朗累遷左監門

大將軍圓朗重據兖州反授勣河南大總管以討之尋

獲圓朗斬首以獻兖州平七年詔與趙郡王孝恭討輔

公祏孝恭領舟師泝江而下勣領步卒一萬渡淮拔其

壽陽至硤石公祏之將陳正通率兵十萬屯於梁山又

遣其大將馮惠亮帥水軍十萬鎖連大艦以斷江路仍於江西結壘分守水陸以禦王師勣攻其壘尋破之惠亮單艘而遁勣乘勝逼正通大潰以十餘騎奔於丹陽公祏弃城夜遁勣縱騎追斬之於武康江南悉定八年突厥寇并州命勣為行軍總管擊之於太谷走之太宗即位拜并州都督賜實封九百戸貞觀三年為通漠道行軍總管至雲中與突厥頡利可汗兵會大戰於白道突厥敗屯營於磧口遣使請和詔鴻臚卿唐儉往赦之

勣時與定襄道大總管李靖軍會相與議曰頡利雖敗人衆尚多若走渡磧保於九姓道遥阻深追則難及今詔使唐儉至彼其必弛備我等隨後襲之此不戰而平賊矣靖扼腕喜曰公之此言乃韓信滅田横之策也於是定計靖將兵逼夜而發勣勒兵繼進靖軍既至賊營大潰頡利與萬餘人欲走渡磧勣屯軍於磧口頡利至不得渡磧其大酋長率其部落並降於勣虜五萬餘口而還時高宗為晉王遥領并州大都督授勣光禄大夫

行并州大都督府長史父憂解尋起復舊職十一年改
封英國公代襲蘄州刺史時並不就國復以本官遙領
太子左衛率勣在并州凡十六年令行禁止號為稱職
太宗謂侍臣曰隋煬帝不能精選賢良安撫邊境惟解
築長城以備突厥情識之惑一至於此朕今委任李世
勣於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靜豈不勝遠築
長城耶十五年徵拜兵部尚書未赴京會薛延陁遣其
子大度設帥騎八萬南侵李思摩部落命勣為朔州行

軍總管率輕騎三千追及延陁於青山擊大破之斬其名王一人俘獲首領虜五萬餘計以功封一子為縣公勣時遇暴疾驗方云鬚灰可以療之太宗乃自翦鬚為其和藥勣頓首見血泣以懇謝帝曰吾為社稷計耳不煩深謝十七年高宗為皇太子轉勣太子詹事兼左衛率加位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宗謂曰我兒新登儲貳卿舊長史今以宮事相委故有此授雖屈階資可勿恠也太宗又嘗閑宴顧勣曰朕將屬以幼孤思之無越

卿者公性不遺於李密今豈負於朕哉勣雪涕致辭因噬指流血俄而沉醉乃解御服覆之其見委信如此十八年太宗將親征高麗授勣遼東道行軍大總管攻破蓋牟遼東白崖等數城又從太宗摧殄駐蹕陣以功封一子為郡公二十年延陁部落擾亂詔勣將二百騎便發突厥兵討擊至烏德鞬山大戰破之其大首領梯真達干率衆來降其可汗咄摩支南竄於荒谷遣通事舍人蕭嗣業招慰部領送於京師磧北悉定二十二年轉

太常卿仍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復除太子詹事二十三年太宗寢疾謂高宗曰汝於李勣無恩我今將責出之我死後汝當授以僕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乃出為疊州都督高宗即位其月召拜洛州刺史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令同中書門下參掌機密是歲冊拜尚書左僕射永徽元年抗表求解僕射仍令以開府儀同三司依舊知政事四年冊拜司空初貞觀中太宗以勲庸特著嘗圖其形於凌煙閣至是帝又命寫形焉仍親為之

序顯慶三年從幸東都在路遇疾帝親臨問麟德初東封泰山詔勣為封禪大使乃從駕次滑州其姊早寡居勣舊閭皇后親自臨問賜以衣服仍封為東平郡君勣又墜馬傷足上親降問以所乘賜之乾封元年高麗莫離支男產為其弟男建所逐保於國内城遣子獻城詣闕乞師總章元年命勣為遼東道行軍總管率兵二萬略地至鴨緑水賊遣其弟來拒戰勣縱兵擊敗之追奔二百里至於平壤城男建閉門不敢出賊中諸城駭懼

多拔人衆逋走降款者相繼勣又引兵圍平壤遼東道
副大總管劉仁軌郝處俊將軍薛仁貴並會於平壤犄
角圍之經月餘剋其城虜其王高藏及男建男產裂其
諸城並為州縣振旅而旋令勣便道以高藏及男建獻
於昭陵禮畢備軍容入京城獻太廟二年加太子太師
增食實封通前一千一百戶其年寢疾詔以勣弟晉州
刺史弼為司衛正卿使得視疾尋薨年七十六帝為之
舉哀輟朝七日贈太尉揚州大都督謚曰貞武給東園

秘器陪葬昭陵令司平太常伯楊昉攝同文正卿監護及葬日帝幸未央古城登樓臨送望柳車慟哭并為設祭皇太子亦從駕臨送哀慟悲感左右詔百官送至故城西北所築墳一準衛霍故事象陰山鐵山及烏德鞬山以旌破突厥薛延陁之功光宅元年詔勣配享高宗廟庭勣前後戰勝所得金帛皆散之於將士初得黎陽倉就食者數十萬人魏徵高季輔杜正倫郭孝恪皆遊其所一見於衆人中即加禮敬引之卧内談謔忘倦及

平武牢獲偽鄭州長史戴冑知其行能尋釋於竟推薦
咸至顯達當時稱其有知人之鑒又初平王世充獲其
故人單雄信依例處死勣表稱其武藝絶倫若收之於
合死之中必大感恩堪為國家盡命請以官爵贖之高
祖不許臨將就戮勣對之號慟割股肉以啖之曰生死
永訣此肉同歸於土矣仍收養其子每行軍用師頗任
籌算臨敵應變動合事機與人圖計識其臧否聞其片
善扼腕而從事捷之日多推功於下以是人皆為用所

向多剋捷洎勣之死聞者莫不悽愴與弟弼特存友愛閨門之內肅若嚴君自遇疾高宗及皇太子送藥即取服之家中名醫巫皆不許入門子弟固以藥進勣謂曰我山東一田夫耳攀附明主濫居富貴位極三台年將八十豈非命乎修短必是有期寧容浪就醫人求活竟拒而不進忽謂弼曰我似得小差可置酒以申宴樂於是堂上奏女妓簷下列子孫宴罷謂弼曰我自量必死欲與汝一別耳恐汝悲哭誑言似差可未須啼泣聽我

約束我見房玄齡杜如晦高季輔辛苦作得門戶亦望垂裕後昆並遭癡兒破家蕩盡我有如許㹠犬將以付汝汝可防察有操行不倫交遊非類急即打殺然後奏知又見人多埋金玉亦不須爾惟以布裝露車載我棺柩棺中斂以常服惟加朝服一副死儻有知庶著此奉見先帝明器惟作馬五六匹下帳用幔布為頂白紗為裙其中著十箇木人示依古禮芻靈之義此外一物不用姬媪已下有兒女而願住自養者聽之餘並放出事

畀汝即移入我堂撫恤小弱違我言者同於戮屍此後略不復語弼等遵行遺言勣少弟感幼有志操李密之敗也陷於王世充世充逼令以書名勣感曰家兄立身不虧名節今已事主君臣分定決不以感造次改圖卒不肯世充怒遂害焉時年十五勣長子震顯慶初官至桂州刺史先勣卒勣孫敬業高宗崩則天太后臨朝既而廢帝為廬陵王立相王為皇帝而政由天后諸武皆當權任人情憤怨時給事中唐之奇貶授括蒼令長安

主簿駱賓王貶授臨海丞詹事司直杜求仁黜縣丞敬業坐事左授柳州司馬其弟盩厔令敬猷亦坐累左遷俱在揚州敬業用前盩厔尉魏思溫謀據揚州嗣聖元年七月敬業遣其黨監察御史薛璋先求使江都又令雍州人韋超詣璋告變云揚州長史陳敬之與唐之奇謀逆璋乃收敬之繫獄居數日敬業矯制殺敬之自稱揚州司馬詐言高州首領馮子猷叛逆奉密詔募兵進討是日開府庫令士曹參軍李宗臣解繫囚及丁役工

匠得數百人皆授之以甲録事參軍孫處行拒命敬業斬之以徇遂據揚州鳩聚民衆以匡復廬陵為辭乃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都督府敬業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杜求仁唐之奇駱賓王為府屬餘皆偽署職位旬日之閒勝兵有十餘萬仍移檄諸郡縣曰偽臨朝武氏者人非温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宫密隠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

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
聚麀加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
姊屠兄弑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
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
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鷰啄
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廷之遽衰敬業皇
唐舊臣公侯冢胄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舊恩宋微
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

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内之推心爰舉義旗誓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黄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劒氣衝而南斗平喑嗚則山嶽崩頹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家傳漢爵或地協周親或膺重寄於爪牙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儻能轉禍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

勲無廢舊君之命凡諸爵賞同裂山河請看今日之域
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則天命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
將兵三十萬討之追削敬業祖父官爵剖墳斲棺復本
姓徐氏初敬業兵集圖其所向薛璋曰金陵王氣猶在
大江設險可以自固且取常潤等州以為霸基然後治
兵北渡魏思温曰兵貴神速但宜早渡淮而北招合山
東豪傑乘其未集直取東都據關決戰此上策也敬業
不從十月率衆渡江攻拔潤州殺刺史李思文先是太

子賢為天后所廢死於巴州敬業乃求狀貌似賢者置於城中奉之為主云賢本不死孝逸軍渡淮至楚州敬業之衆狼狽還江都屯兵高郵以拒之頻戰大敗孝逸乘勝追躡敬業奔至揚州與唐之奇杜求仁等乘小舸將入海投高麗追兵及皆捕獲之初敬業傳檄至京師則天讀之微哂至一抔之土未乾遽問侍臣曰此語誰為之或對曰駱賓王之辭也則天曰宰相之過安失此人中宗返正詔曰故司空勣往因敬業毁廢墳塋朕追

想元勳永懐佐命昔竇憲干紀無累安豐之祠霍禹亂常猶全博陸之祀罪不相及國之通典宜特垂恩禮令所司速為起墳所有官爵並宜追復勣諸子孫坐敬業誅殺靡有遺胤偶脫禍者皆竄迹胡越貞元十七年吐蕃陷麟州驅掠民畜而去至鹽州西橫槽烽蕃將號徐舍人者環集漢俘於呼延州謂僧延素曰師勿甚懼予本漢五代孫也屬武太后斲喪王室吾祖建義不果子孫流落絶域今三代矣雖代居職任掌握兵要然思本

之心無忘於國但族屬已多無由自拔耳此地蕃漢交境放師還鄉數千百人解縛而遣之

史臣曰近代稱為名將者英衛二公誠煙閣之最英公振彭黥之迹自拔草莽常能以義藩身與物無忤遂得功名始終賢哉垂命之誡敬業不蹈貽謀至於覆族悲夫衛公將家子綽有渭陽之風臨戎出師凜然威斷位重能避功成益謙銘之鼎鍾何慙耿鄧美哉

贊曰功以懋賞震主則危辭祿避位除猜破疑功定華

夷志懷忠義白首平戎賢哉英衛

舊唐書卷六十七

舊唐書卷六十七考證

李靖傳公祏遣將馮惠亮率舟師三萬屯當塗○公祏

本傳屯博望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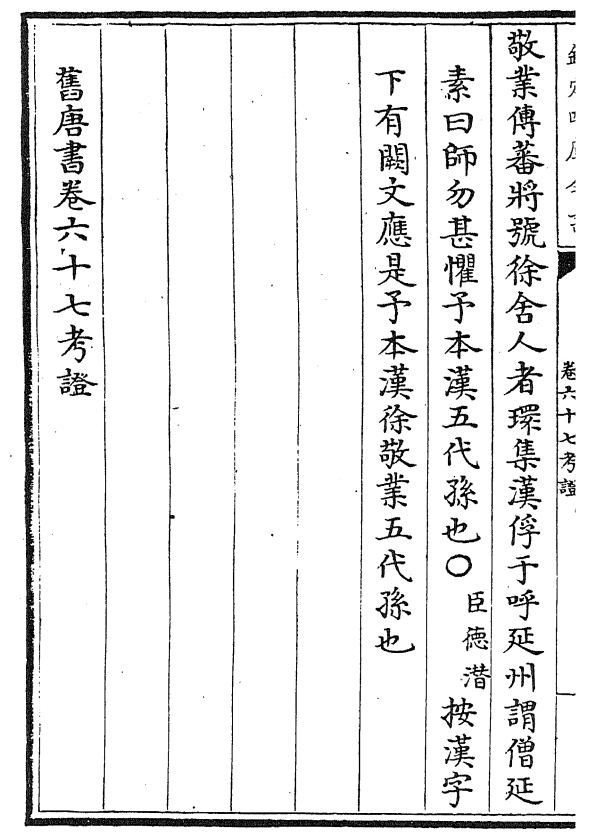
御史大夫溫彥博害其功譖靖軍無綱紀致令虜中奇

寶散于亂兵之手○新書譖靖者為蕭瑀

李勣傳○臣德潛按新書詳勣與李義甫許敬宗勸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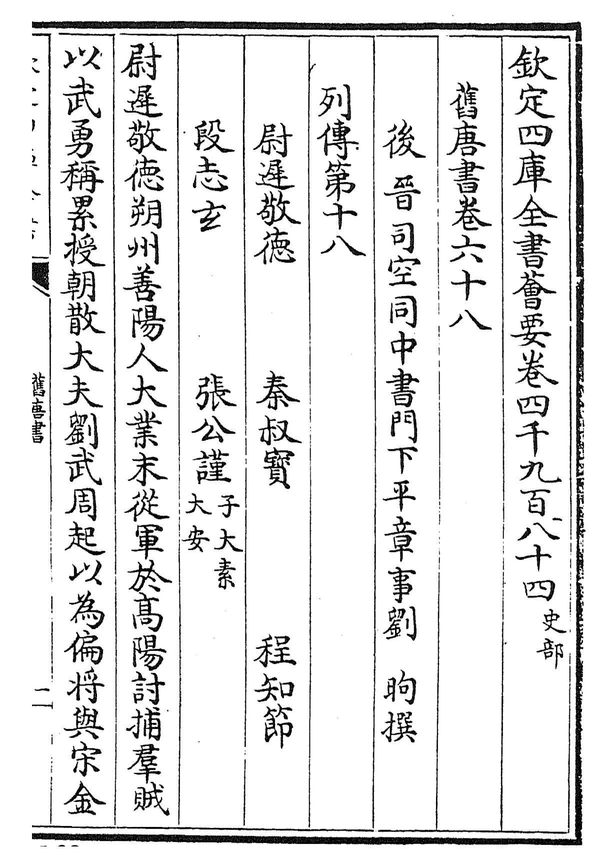
宗立武后事此生平大玷不可不書也舊書不及是

其識短處



敬業傳蕃將號徐舍人者環集漢俘于呼延州謂僧延素曰師勿甚懼予本漢五代孫也○臣德潛按漢字下有闕文應是予本漢徐敬業五代孫也

舊唐書卷六十七考證



舊唐書卷六十八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十八

尉遲敬德 秦叔寶 程知節

段志玄 張公謹子大素 大安

尉遲敬德朔州善陽人大業末從軍於髙陽討捕羣賊以武勇稱累授朝散大夫劉武周起以為偏將與宋金

剛南侵陷晉澮二州敬德深入至夏縣應接呂崇茂襲破永安王孝基執獨孤懷恩唐儉等武德三年太宗討武周於柏壁武周令敬德與宋金剛來拒王師於介休金剛戰敗奔於突厥敬德收其餘衆城守介休太宗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往諭之敬德與尋相舉城來降太宗大悅賜以曲宴引為右一府統軍從擊王世充於東都既而尋相與武周下降將皆叛諸將疑敬德必叛囚於軍中行臺左僕射屈突通尚書殷開山咸言敬德

初歸國家情志未附此人勇健非常縶之又久既被猜貳怨望必生留之恐貽後悔請即殺之太宗曰寡人所見有異於此敬德若懷翻背之計豈在尋相之後耶遽命釋之引入卧内賜以金寶謂曰丈夫以意氣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終不聽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應欲去今以此物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是日因從獵於榆窠遇王世充領步騎數萬來戰世充驍將單雄信領騎直趨太宗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賊徒

矟却敬德翼太宗以出賊圍更率騎兵與世充交戰數合其衆大潰擒偽將陳智略獲排矟兵六千人太宗謂敬德曰比衆人證公必叛天誘我意獨保明之福善有徵何相報之速也特賜金銀一篋此後恩眄日隆敬德善解避矟每單騎入賊陣賊矟攢刺終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矟還以刺之是日出入重圍往返無礙齊王元吉亦善馬矟聞而輕之欲親自試命去矟刃以竿相刺敬德曰縱使加刃終不能傷請勿除之敬德矟謹當却刃

元吉竟不能中太宗問曰奪矟避矟何者難易對曰奪矟難乃命敬德奪元吉矟元吉執矟躍馬志在刺之敬德俄頃三奪其矟元吉素驍勇雖相歎異甚以為恥及竇建德營於板渚太宗將挑戰先伏李勣程知節秦叔寶等兵太宗持弓矢敬德執矟造建德壘下大呼致師賊衆大驚擾出兵數千騎太宗逡巡漸却前後射殺數人敬德所殺亦十數人遂引賊以入伏内於是與勣等奮擊大破之王世充兄子偽代王琬使於建德軍中乘

隋煬帝所御騘馬鎧甲甚鮮迥出軍前以誇衆太宗曰彼之所乗真良馬也敬德請往取之乃與高甑生梁建方三騎直入賊軍擒琬引其馬以歸賊衆無敢當者又從討劉黑闥於臨洺黑闥軍來襲李世勣太宗勒兵掩賊復以救之既而黑闥衆至其軍四合敬德率壯士犯圍而入大破賊陣太宗與江夏王道宗乗之以出又從破徐圓朗累有戰功授秦王府左二副護軍隱太子巢剌王元吉將謀害太宗密致書以招敬德曰願迂長者

之眷敦布衣之交幸副所望也仍贈以金銀器物一車敬德辭曰敬德起自幽賤逢遇隋亡天下土崩竄身無所久淪逆地罪不容誅實荷秦王惠以生命今又隷名藩邸唯當以身報恩於殿下無功不敢謬當重賜若私許殿下便是二心徇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建成怒是後遂絶敬德尋以啟聞太宗曰公之素心鬱如山嶽積金至斗知公情不可移送來但取寧須慮也若不然恐公身不安且知彼陰計足為良策元吉等深忌敬德令

壯士往刺之敬德知其計乃重門洞開安卧不動賊頻至其庭終不敢入元吉乃譖敬德於高祖下詔獄訊驗將殺之太宗固諫得釋會突厥侵擾烏城建成舉元吉為將客謀請太宗同送於昆明池將加屠害敬德聞其謀與長孫無忌遽啟太宗曰大王若不速正之則恐被其所害社稷危矣太宗歎曰今二公離阻骨肉滅棄君親危亡之機共所知委寡人雖深被猜忌禍在須臾然同氣之情終所未忍欲待其先起然後以義討之公意

以為何如敬德曰人情畏死衆人以死奉王此天授也若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雖存仁愛之小情忘社稷之大計禍至而不恐將亡而自安失人臣臨難不避之節乏先賢大義滅親之事非所聞也以臣愚誠請先誅之王若不從敬德言請奔逃亡命不能交手受戮且因敗成功明賢之高見轉禍為福智士之先機敬德今若逃亡無忌亦欲同去太宗猶豫未決無忌曰王今不從敬德之言必知敬德等非王所有事今敗矣其若之何太宗

曰寡人所言未可全棄公更圖之敬德曰王今處事有疑非智臨難不決非勇王縱不從敬德言請自決計其如家國何其如身命何且在外勇士八百餘人今悉入宮控弦被甲事勢已就王何得辭敬德又與侯君集日夜進勸然後計定時房𤣥齡杜如晦皆被高祖斥出秦府不得復入太宗令長孫無忌密召之𤣥齡等報曰有勑不許更事王今若私謁必至誅滅不敢奉命太宗大怒謂敬德曰𤣥齡如晦豈背我耶取所佩刀授敬德曰

公且往觀其無來心可並斬其首持來也敬德又與無忌喻曰王已決計尅日平賊公宜即入籌之我等四人不宜羣行在道於是玄齡如晦著道士服隨無忌入敬德別道亦至六月四日建成既死敬德領七十騎躡踵繼至元吉走馬東奔左右射之墜馬太宗所乘馬又逸於林下橫被所繣墜不能興元吉遽來奪弓垂欲相扼敬德躍馬叱之於是步走欲歸武德殿敬德奔逐射殺之其宮府諸將薛萬徹謝叔方馮立等率兵大至屯於

玄武門殺屯營將軍敬德持建成元吉首以示之宮府兵遂散是時高祖泛舟於海池太宗命敬德侍衛高祖敬德擐甲持矛直至高祖所高祖大驚問曰今日作亂是誰卿來此何也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陛下驚動遣臣來宿衛高祖意乃安南衙北門兵馬及二宮左右猶相拒戰敬德奏請降手勅令諸軍兵並受秦王處分於是内外遂定高祖勞敬德曰卿於國有安社稷之功賜珍物甚衆太宗昇春宮授太子左衛

率時議者以建成等左右百餘人並合從坐籍沒唯敬德執不聽曰為罪者二兇今已誅訖若更及支黨非取安之策由是獲免及論功敬德與長孫無忌為第一各賜絹萬匹齊王府財幣器物封其全邸盡賜敬德貞觀元年拜右武候大將軍賜爵吳國公與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四人並食實封千三百戶會突厥來入寇授涇州道行軍總管以擊之賊至涇陽敬德輕騎與之挑戰殺其名將賊遂敗敬德好訐直負其功每見無忌玄

齡如晦等短長必面折廷辯由是與執政不平三年出為襄州都督八年累遷同州刺史嘗侍宴慶善宮時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毆道宗目幾至眇太宗不懌而罷謂敬德曰朕覽漢史見高祖功臣獲全者少意常尤之及居大位以來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孫無絶然卿居官輒犯憲法方知韓彭夷戮非漢祖之愆國家大事唯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行勉自脩飭無貽

後悔也十一年封建功臣為代襲刺史册拜敬德宣州刺史改封鄂國公後歷鄜夏二州都督十七年抗表乞骸骨授開府儀同三司令朝朔望尋與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圖形於淩煙閣及太宗將征高麗敬德奏言車駕若自往遼左皇太子又在定州東西二京府庫所在雖有鎮守終是空虛遼東路遥恐有玄感之變且邊隅小國不足親勞萬乘伏望委之良將自可應時摧滅太宗不納令以本官行太常卿為左一馬軍總管從破高

麗於駐蹕山軍還依舊致仕敬德末年篤信仙方飛鍊金石服食雲毋粉穿築池臺崇飾羅綺嘗奏清商樂以自奉養不與外人交通凡十六年顯慶三年高宗以敬德功追贈其父為幽州都督其年薨年七十四高宗為之舉哀廢朝三日令京官五品以上及朝集使赴宅哭册贈司徒并州都督謚曰忠武賜東園秘器陪葬於昭陵子寶琳嗣官至衛尉卿

秦叔寶名瓊齊州歴城人大業中為隋將來護兒帳内

叔寶喪母護兒遣使弔之軍吏怪曰士卒死亡及遭喪者多矣將軍未嘗降問獨弔叔寶何也答曰此人勇悍加有志節必當自取富貴豈得以卑賤處之隋末羣盜起從通守張須陁擊賊帥盧明月於下邳賊衆十餘萬須陁所統纔萬人力勢不敵去賊六七里立柵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諸將士曰賊見兵却必輕來追我其衆既出營內即虛若以千人襲營可有大利此誠危險誰能去者人皆莫對唯叔寶與羅士信請行於是須陁

委柵遁使二人分領千兵伏於蘆葦間既而明月果悉兵追之叔寳與士信馳至其柵柵門閉不得入二人超升其樓拔賊旗幟各殺數人營中大亂叔寳士信又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烟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陁又廻軍奮擊大破賊衆明月以數百騎遁去餘皆虜之由是勇氣聞於遠近又擊孫宣雅於海曲先登破之以前後累勲授建節尉從須陁進擊李密於滎陽軍敗須陁死之叔寳以餘衆附裴仁基會仁基以武牢

降於李密密得叔寶大喜以為帳內驃騎待之甚厚密與化及大戰於黎陽童山為流矢所中墮馬悶絶左右奔散追兵且至唯叔寶獨捍衛之密遂獲免叔寶又收兵與之力戰化及乃退後密敗又為王世充所得署龍驤大將軍叔寶薄世充之多詐因其出抗官軍至於九曲與程齩金吳黑闥牛進達等數十騎西馳百許步下馬拜世充曰雖蒙殊禮不能仰事請從此辭世充不敢逼於是來降高祖令事秦府太宗素聞其勇厚加禮遇

從鎮長春宫拜馬軍總管又從征於美良川破尉遲敬德功最居多高祖遣使賜以金瓶勞之曰卿不顧妻子遠來投我又立功効朕肉可為卿用者當割以賜卿况子女玉帛乎卿當勉之尋授秦王右三統軍又從破宋金剛於介休録前後勲賜黄金百斤雜綵六千段授上柱國從討王世充每為前鋒太宗將拒竇建德於武牢叔寶以精騎數十先陷其陣世充平進封翼國公賜黄金百斤帛七千段從平劉黒闥賞物千段叔寶每從太

宗征伐敵中有驍將銳卒炫燿人馬出入來去者太宗頗怒之輒命叔寶往取叔寶應命躍馬負槍而進必刺之萬衆之中人馬辟易太宗以是益重之叔寶亦以此頗自矜尚六月四日從誅建成元吉事寧拜左武衛大將軍食實封七百戶其後每多疾病因謂人曰吾少長戎馬所經二百餘陣屢中重瘡計吾前後出血亦數斛矣安得不病乎十二年卒贈徐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宗特令所司就其塋内立石人馬以旌戰陣之功焉十三

年改封胡國公十七年與長孫無忌等圖形於凌煙閣
程知節本名齩金濟州東阿人也少驍勇善用馬矟大
業末聚徒數百共保鄉里以備他盜後依李密署為内
軍驃騎時密於軍中簡勇士尤異者八千人隷四驃騎
分為左右以自衛號為内軍自云此八千人可當百萬
知節既領其一甚被恩遇及王世充出城決戰知節領
内馬軍與密同營在北邙山上單雄信領外馬軍營在
偃師城北世充來襲雄信營密遣知節及裴行儼助之

行儼先馳赴敵為流矢所中墜於地知節救之殺數人世充軍披靡乃抱行儼重騎而還為世充騎所逐刺槊洞過知節廻身捩折其槊兼斬獲追者於是與行儼俱免及密敗世充得之接遇甚厚知節謂秦叔寶曰世充器度淺狹而多妄語好為呪誓乃巫師老嫗耳豈是撥亂主乎及世充拒王師於九曲知節領兵在其陣與秦叔寶等馬上揖世充曰荷公接待極欲報恩公性猜貳傍多扇惑非僕託身之所今謹奉辭於是躍馬與左右

數十人歸國世充懼不敢追之授秦王府左三統軍破宋金剛擒竇建德降王世充並領左一馬軍總管每陣先登以功封宿國公武德七年建成忌之搆之於高祖除康州刺史知節白太宗曰大王手臂今並翦除身必不久知節以死不去願速自全六月四日從太宗討建成元吉事定拜太子右衛率遷右武衛大將軍賜實封七百户貞觀中歷瀘州都督左領軍大將軍與長孫無忌等代襲刺史改封盧國公授普州刺史十七年累轉

左屯衛大將軍檢校北門屯兵加鎮軍大將軍永徽六年遷左衛大將軍顯慶二年授葱山道行軍大總管以討賀魯師次怛篤城有胡人數千家開門出降知節屠城而去賀魯遂即遠遁軍還坐免官未幾授岐州刺史表請乞骸骨許之麟德二年卒贈驃騎大將軍益州大都督陪塟昭陵子處默襲爵盧國公處亮以功臣子尚太宗女清河長公主授駙馬都尉左衛中郎將少子處弼官至右金吾將軍處弼子伯獻開元中左金吾大將

軍

段志玄齊州臨淄人也父偃師隋末為太原郡司法書佐從高祖起義官至郢州刺史志玄從父在太原甚為太宗所接待義兵起志玄募得千餘人授右領大都督府軍頭從平霍邑下絳郡攻永豐倉皆為先鋒歷遷左光禄大夫從劉文静拒屈突通於潼關文静為通將桑顯和所襲軍營已潰志玄率二十騎赴擊殺數十人而還為流矢中足慮衆心動忍而不言更入賊陣者再三

顥和軍亂大軍因此復振擊大破之及屈突通之遁志玄與諸將追而擒之以功授樂遊府驃騎將軍後從討王世充深入陷陣馬倒為賊所擒兩騎夾持其髻將渡洛水志玄踴身而奮二人俱墮馬馳歸追者數百騎不敢逼及破竇建德平東都功又居多遷秦王府右二護軍賞物二千段隱太子建成巢剌王元吉競以金帛誘之志玄拒而不納密以白太宗竟與尉遲敬德等同誅建成元吉太宗即位累遷左驍衛大將軍封樊國公食

實封九百户文德皇后之塋也志玄與宇文士及分統士馬出肅章門太宗夜使宫官至二將軍所士及開營内使者志玄閉門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勅志玄曰夜中不辯真偽竟停使者至曉太宗聞而歎曰此真將軍也周亞夫無以加焉十一年定世封之制授金州刺史改封褒國公十二年拜右衛大將軍十四年加鎮軍大將軍十六年寢疾太宗親自臨視涕泣而别顧謂曰當與卿子五品志玄頓首固請迴授母弟

志感太宗遂授志感左衛郎將及卒上為發哀哭之甚慟贈輔國將軍揚州都督陪塟昭陵謚曰忠壯十七年正月詔圖形於凌煙閣子瓚襲爵褒國公武太后時官至左屯衛大將軍子懷簡襲爵開元中官至太子詹事

張公謹字弘慎魏州繁水人也初為王世充洧州長史武德元年與王世充所署洧州刺史崔樞以州城歸國授鄒州別駕累除右武候長史初未知名李勣騶薦於太宗尉遲敬德亦言之乃引入幕府時太宗為隱太子

建成巢王元吉所忌因召公謹問以自安之策對甚合
旨漸見親遇及太宗將討建成元吉遣卜者灼龜占之
公謹自外來見遽投於地而進曰凡卜筮者將以決嫌
疑定猶豫今既事在不疑何卜之有縱卜之不吉勢不
可已願大王思之太宗深然其言六月四日公謹與長
孫無忌等九人伏於玄武門以俟變及斬建成元吉其
黨來攻玄武門兵鋒甚盛公謹有勇力獨閉門以拒之
以功累授左武候將軍封定遠郡公賜實封一千戶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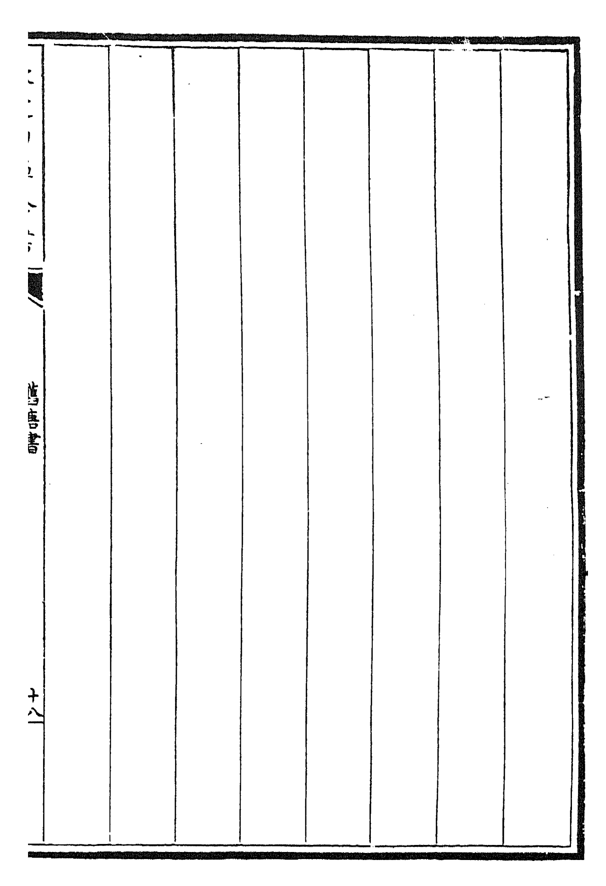
觀元年拜代州都督上表請置屯田以省轉運又前後言時政得失十餘事並見納用後遣李靖經略突厥以公謹為副公謹因言突厥可取之狀曰頡利縱欲肆情窮凶極暴誅害良善暱近小人此主昏於上其可取一也又其別部同羅僕骨迴紇延陁之類並自立君長將圖反噬此則衆叛於下其可取二也突厥被疑輕騎自免拓設出討匹馬不歸欲谷喪師立足無地此則兵挫將敗其可取三也塞北霜早糧餼乏絶其可取四也頡

利疎其突厥親委諸胡胡人翻覆是其常性大軍一臨
内必生變其可取五也華人入北其類實多比聞自相
嘯聚保據山險師出塞垣自然有應其可取六也太宗
深納之破定襄敗頡利璽書慰勞進封鄒國公轉襄州
都督甚有惠政卒官年三十九太宗聞而嗟悼出次發
哀有司奏言準陰陽書曰子在辰不可哭泣又為流俗
所忌太宗曰君臣之義同於父子情發於哀安避辰日
遂哭之贈左驍衛大將軍謚曰襄十三年追思舊功改

封郯國公十七年圖形於凌煙閣永徽中又贈荆州都督長子大象嗣官至户部侍郎次子大素大安並知名大素龍朔中歴位東臺舍人兼修國史卒於懷州長史撰後魏書一百卷隋書三十卷大安上元中歴太子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時章懷太子在春宫令大安與太子洗馬劉訥言等注范曄後漢書宫廢左授普州刺史光宅中卒於横州司馬大安子況開元中為國子祭酒

史臣曰敬德奪矟陷陣皷勇王師却賂報恩竭忠霸主

然而奮拳𡨴氣非自全之道文皇告誡之言可為功臣
衆石叔寶善用馬矟拔賊壘則以寡敵衆可謂勇矣知
節志平國難拜隼旗則致命輔君可謂忠矣而並曉世
充之猜貳識唐代之霸圖可謂見幾君子矣志玄中鏑
不言竟安師旅公謹投龜定議志助儲君皆所謂猛將
謀臣知機識變有唐之盛斯實賴焉
贊曰太宗經綸實賴虎臣胡鄂諸將奮不顧身圖形凌
煙配食嚴禋光諸簡册為報君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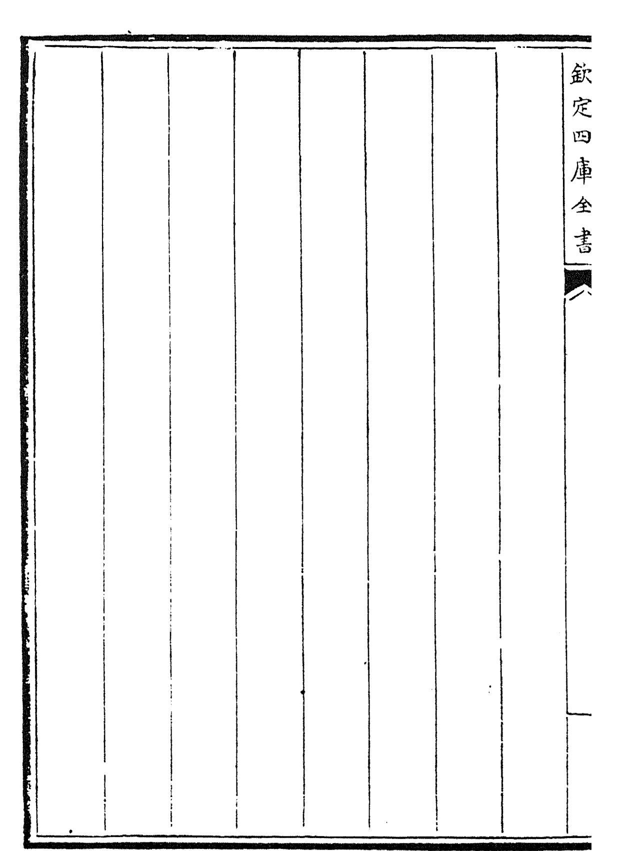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六十八

謹案卷六十七第九頁後一行靖簿責之刋本簿訛薄今改

第十八頁後七行就食者數十萬人刋本食訛倉據新書改

卷六十八第六頁後七行並受秦王處分刋本受訛授今改

第十七頁前二行子大素刋本素訛業據下文及新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馮　培

謄録監生臣張　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六十九
七十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　球

舊唐書卷六十九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十九

侯君集 張亮

薛萬徹兄萬均 盛彦師 盧祖尚 劉世讓 劉蘭 李君羡等附

侯君集豳州三水人也性矯飾好矜誇翫弓矢而不能成其藝乃以武勇自稱太宗在藩引入幕府數從征伐

累除左虞候車騎將軍封全椒縣子漸蒙恩遇參預謀議建成元吉之誅也君集之策居多太宗即位遷左衛將軍以功進封潞國公賜邑千户尋拜右衛大將軍貞觀四年遷兵部尚書參議朝政時將討吐谷渾伏允命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以君集及任城王道宗並為之副九年三月師次鄯州君集言於靖曰大軍已至賊虜尚未走險宜簡精鋭長驅疾進彼不我虞必有大利若此策不行潛遁必遠山障為阻討之實難靖然其

計乃簡精銳輕齎深入道宗追及伏允之衆於庫山破之伏允輕兵入磧以避官軍靖乃中分士馬爲兩道並入靖與薛萬均李大亮趣北路使侯君集道宗趣南路歷破邏真谷踰漢哭山經途二千餘里行空虛之地盛夏降霜山多積雪轉戰過星宿川至於柏海頻與虜遇皆大剋獲北望積玉山觀河源之所出焉乃旋師與李靖會於大非川平吐谷渾而還十一年與長孫無忌等俱受世封授君集陳州刺史改封陳國公明年拜吏部

尚書進位光祿大夫君集出自行伍素無學術及被任遇方始讀書典選舉定考課出為將領入參朝政並有時譽高昌王麴文泰時遏絶西域商賈太宗徵文泰入朝而稱疾不至詔以君集為交河道行軍大總管討之文泰聞王師將起謂其國人曰唐國去此七千里涉磧濶二千里地無水草冬風凍寒夏風如焚風之所吹行人多死常行百人不能得至安能致大軍乎若頓兵於吾城下二十日食必盡自然魚潰乃接而虜之何足憂

也及軍至磧口而文泰卒其子智盛襲位君集率兵至柳谷候騎言文泰剋日將葬國人咸集諸將請襲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驕慢無禮使吾恭行天罰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於是鼓行而前攻其田地賊嬰城自守君集諭之不行先是大軍之發也上召山東善為攻城器械者悉遣從軍君集遂刋木填隍推撞車撞其睥睨數丈擴穴抛車石擊其城中其所當者無不糜碎或張氊被用障抛石城上守陴者不得復立

遂拔之虜其男女七千餘口仍進兵圍其都城智盛窮蹙致書於君集曰有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天罰所加身已喪背智盛襲位未幾不知所以愆闕冀尚書哀憐君集報曰若能悔禍宜束手軍門智盛猶不出因命士卒填其隍塹發抛車以攻之又為十丈高樓俯視城内有行人及飛石所中處皆唱言之人多入室避石初文泰與西突厥欲谷設約有兵至共為表裏及聞君集至欲谷設懼而西走千餘里智盛失援計無所出遂開門出

降君集分兵略地遂平其國俘智盛及其將吏刻石紀功而還君集初破高昌曽未奏請輙配没無罪人又私取寳物將士知之亦競來盜竊君集恐發其事不敢制及京師有司請推其罪詔下獄中書。侍郎岑文本以為功臣大將不可輕加屈辱上疏曰君集等或位居輔佐或職惟爪牙並蒙拔擢受將帥之任不能正身奉法以報陛下之恩舉厝肆情罪負盈積實宜繩之刑典以肅朝倫但高昌昏迷人神共弃在朝議者以其地在遐荒

咸欲置之度外唯陛下運獨見之明授決勝之略君集等奉行聖筭遂得指期平殄若論事實並是陛下之功君集等有道路之勞未足稱其勲力而陛下天德弗宰乃推功於將帥露布初至便降大恩從征之人皆霑滌蕩及其凱旋特蒙曲宴又對萬國加之重賞內外文武咸欣陛下賞不踰時而不經旬日並付大理雖乃君集等自挂網羅而在朝之人未知所犯恐海內又疑陛下唯録其過似遺其功臣以下才謬叅近職旣有所見不

敢默然臣聞古之人君出師命將克敵則獲重賞不克
則受嚴刑是以賞其有功也雖貪殘淫縱必蒙青紫之
寵當其有罪也雖勤躬潔己不免鈇鉞之誅故周書曰
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昔漢貳師將軍李廣
利損五萬之師糜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唯獲駿馬三
十匹雖斬宛王之首而貪不愛卒罪惡甚多武帝為萬
里征伐不録其過遂封廣利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又校
尉陳湯矯詔興師雖斬郅支單于而湯素貪盜所收康

居財物事多不法為司隷所繫湯乃上疏曰與吏士共誅郅支幸得擒滅今司隷乃收繫案驗是為郅支報讎也元帝赦其罪封湯關內侯賜黄金百斤又晉龍驤將軍王濬有平吳之功而王渾等論濬違詔不受節度軍人得孫皓寶物并燒皓宫及船濬上表曰今年平吳誠為大慶於臣之身更為咎累武帝赦而不推拜輔國大將軍封襄陽侯賜絹萬匹近隋新義郡公韓擒虎平陳之日縱士卒暴亂叔寶宫内文帝亦不問罪雖不進爵

拜擒虎上柱國賜物八千段由斯觀之將帥之臣廉慎者寡貪求者衆是以黄石公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是知前聖莫不收人之長弃人之短良為此也臣又聞夫天地之道以覆載為先帝王之德以含弘為美夫以區區漢武及歷代諸帝猶能宥廣利等況陛下天縱神武振宏圖以定六合豈獨正兹刑網不行古人之事哉伏惟聖懷當自己有斟酌臣今所以陳聞

非敢私君集等庶以螢爝末光增暉日月儻陛下降雨露之澤收雷電之威録其微勞忘其大過使君集重升朝列復預驅馳雖非清貞之臣猶是貪愚之將斯則陛下聖德雖屈法而德彌顯君集等雖蒙宥而過更彰足使立功之士因茲而皆勸負罪之將由斯而改節矣疏奏乃釋君集自以有功於西域而以貪冒被囚志殊怏怏十七年張亮以太子詹事出為洛州都督君集激怒亮曰何為見排亮曰是公見排更欲誰寃君集曰

我平一國還觸天子大嗔何能抑排因攘袂曰鬱鬱不可活公能反乎當與公反耳亮密以聞太宗謂亮曰卿與君集俱是功臣君集獨以語卿無人聞見若以屬吏君集必言無此兩人相證事未可知遂寢其事待君集如初尋與諸功臣同畫像於凌煙閣時庶人承乾在東宮恐有廢立又知君集怨望遂與通謀君集子壻賀蘭楚石時為東宮千牛承乾令數引君集入內問以自安之術君集以承乾劣弱意欲乘釁以圖之遂贊承乾陰

圖不軌甞舉手謂承乾曰此好手當為用之君集或慮謀洩心不自安每中夜蹶然而起歎咤久之其妻怪而謂之曰公國之大臣何為乃爾必當有故若有不善之事孤負國家宜自歸罪首領可全君集不能用及承乾事發君集被收楚石又詣闕告其事太宗親臨問曰我不欲令刀筆吏辱公故自鞫驗耳君集辭窮太宗謂百寮曰往者家國未安君集實展其力不忍寘之於法我將乞其性命公卿其許我乎羣臣爭進曰君集之罪天

地所不容請誅之以明大法太宗謂君集曰與公長訣矣而今而後但見公遺像耳因歔欷下泣遂斬於四達之衢籍沒其家君集臨刑容色不改謂監刑將軍曰君集豈反者乎蹉跌至此然嘗為將破滅二國頗有微功為言於陛下乞令一子以守祭祀由是特原其妻及一子徙於嶺南

張亮鄭州滎陽人也素寒賤以農為業倜儻有大節外敦厚而內懷詭詐人莫之知大業末李密略地滎汴亮

杖策從之未被任用屬軍中有謀反者亮告之密以為至誠署驃騎將軍隸於徐勣及勣以黎陽歸國亮頗贊成其事乃授鄭州刺史會王世充陷鄭州亮不得之官孤軍無援遂亡命於共城山澤後房玄齡李勣以亮倜儻有智謀薦之於太宗引為秦府車騎將軍漸蒙顧遇委以心膂會建成元吉將起難太宗以洛州形勝之地一朝有變將出保之遣亮之洛陽統左右王保等千餘人陰引山東豪傑以俟變多出金帛恣其所用元吉告

亮欲圖不軌坐是屬吏亮卒無所言事釋遣還洛陽及建成死授懷州總管封長平郡公貞觀五年歷遷御史大夫轉光禄卿進封鄅國公賜實封五百户後歷豳夏鄜三州都督七年魏王泰為相州都督而不之部進亮金紫光禄大夫行相州大都督長史十一年改封鄖國公亮所莅之職潛遣左右伺察善惡發擿姦隱動若有神抑豪強而恤貧弱故所在見稱初亮之在州也弃其本妻更娶李氏李素有淫行驕妬特甚亮寵憚之後至

相州有鄴縣小兒以賣筆為業善歌舞李見而悦之遂與私通假言亮先與其母野合所生收為亮子名曰慎幾亮前婦子慎微每以養慎幾致諫亮不從李尤好左道所至巫覡盈門又干預政事由是亮之聲稱漸損十四年又為工部尚書明年遷太子詹事出為洛州都督及侯君集誅以亮先奏其將反優詔襃美遷刑部尚書參預朝政太宗將伐高麗亮頻諫不納因自請行以亮為滄海道行軍大總管管率舟師自東萊渡海襲沙卑

城破之俘男女數千口進兵頓於建安城下營壘未固士卒多樵牧賊衆奄至軍中惶駭亮素怯懦無計策但踞胡床直視而無所言將士見之翻以亮為有膽氣其副總管張金樹等乃鳴鼓令士衆擊賊破之太宗知其無將帥材而不之責有方術人程公頴者亮親信之初在相州陰名公頴謂曰相州形勝之地人言不出數年有王者起公以為何如公頴知其有異志因言亮卧似龍形必當大貴又有公孫常者頗善文辭自言有黃白

之術尤與亮善亮謂曰吾嘗聞圖讖有弓長之君當別都雖有此言實不顧聞之常又言亮名應圖籙亮大悅二十年有陝人常德玄告其事并言亮有義兒五百人太宗遣法官按之公頴及常證其罪亮曰此二人畏死見誣耳又自陳佐命之舊冀有寛貸太宗謂侍臣曰亮有義兒五百畜養此輩將何為也正欲反耳命百寮議其獄多言亮當誅唯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明其無罪太宗既盛怒竟斬於市籍没其家歳餘刑部

侍郎有闕令執政者妙擇其人累奏皆不可太宗曰朕得其人也往者李道裕議張亮云反形未具此言當矣雖不即從至今追悔遂授道裕刑部侍郎

薛萬徹雍州咸陽人自燉煌徙焉隋左禦衛大將軍世雄子也世雄大業末卒於涿郡太守萬徹少與兄萬均隨父在幽州俱以武略為羅藝所親待尋與藝歸附高祖授萬均上柱國永安郡公萬徹車騎將軍武安縣公會竇建德率衆十萬來寇范陽藝逆拒之萬均謂藝曰

衆寡不敵今若出門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兵弱馬阻水背城為陣以誘之觀賊之勢必渡水交兵萬均請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擊之破賊必矣藝從其言建德果引軍渡水萬均邀擊大破之明年建德率衆二十萬復攻幽州賊已攀堞萬均與萬徹率敢死士百人從地道而出直掩賊背擊之賊遂潰走及太宗平劉黑闥引萬均為右二護軍恩顧甚至隱太子建成又引萬徹置於左右建成被誅萬徹率宫兵戰於玄武

門鼓譟欲入秦府將士大懼及梟建成首示之萬徹與數十騎亡於終南山太宗累遣使諭意萬徹釋仗而來太宗以其忠於所事不之罪也萬均貞觀初歷遷殿中少監柴紹之擊梁師都以萬徹為副未至朔方數十里突厥四面而至官軍稍却萬均與萬徹橫出擊之斬其驍將虜陣亂因而乘之殺傷被野鼓行而進遂圍師都俄而師都見殺城降突厥不敢來援萬徹後從李靖擊突厥頡利可汗於塞北以功授統軍進爵郡公初靖將

擊吐谷渾靖萬徹同行及至賊境與諸將各率百餘騎先行卒與虜數千騎相遇萬徹單騎馳擊之虜無敢當者還謂諸將曰賊易與耳躍馬復進諸將隨之斬數千級人馬流血勇冠三軍又與萬均破吐谷渾天柱王於赤水源獲其雜畜二十萬計追至河源萬均此後官至左屯衛大將軍累封潞國公而卒萬徹尋丁母憂解職俄起為右衛將軍出為蒲州刺史會薛延陁率迴紇同羅之衆渡磧南擊李思摩萬徹副李勣援之與虜相遇

率數百騎為先鋒擊其陣後騎皆散賊顧見遂大潰追奔數十里斬首三千餘級獲馬萬五千匹以功別封一子為縣侯十八年授左衛將軍尚丹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尋遷右衛大將軍轉杭州刺史遷代州都督復名拜右武衛大將軍太宗從容謂從臣曰當今名將唯李勣道宗萬徹三人而已李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即大敗太宗嘗名司徒長孫無忌等十餘人宴於丹霄殿各賜以膜皮萬徹預焉太宗意在賜萬徹

而誤呼萬均因愴然曰萬均朕之勲舊不幸早亡不覺呼名豈其魂靈欲朕之賜也因令取膜皮呼萬均以同賜而焚之於前侍坐者無不感歎二十二年萬徹又為青丘道行軍大總管率甲士三萬自萊州泛海伐高麗入鴨緑水百餘里至泊汋城高麗震懼多弃城而遁泊汋城主所夫孫率步騎萬餘人拒戰萬徹遣右衛將軍裴行方領步卒為支軍繼進萬徹及諸軍乘之賊大潰追奔百餘里於陣斬所夫孫進兵圍泊汋城其城因山

設險阻鴨緑水以為固攻之未拔高麗遣將高文率烏骨安地諸城兵三萬餘人来援分置兩陣萬徹分軍以當之鋒刃纔接而賊大潰萬徹在軍仗氣凌物人或奏之及謁見太宗謂曰上書者論卿與諸將不協朕録功弃過不罪卿也因取書焚之尋為副將右衛將軍裴行方言其怨望於是廷驗之萬徹辭屈英國公李勣進曰萬徹職乃將軍親惟主壻發言怨望罪不容誅因除名徙邊會赦得還永徽二年授寧州刺史入朝與房遺愛

歎眠因謂遺愛曰今雖患脚坐置京師諸葷猶不敢動遺愛謂萬徹曰公若國家有變我當與公立荆王元景為主及謀洩吏逮之萬徹不之伏遺愛證之遂伏誅臨刑大言曰薛萬徹大健兒留為國家効死力固好豈得坐房遺愛殺之乎遂解衣謂監刑者疾斫執刀者斬之不殊萬徹叱之曰何不加力三斫乃絶萬徹長兄萬淑亦有戰功貞觀初至營州都督檢校東夷校尉封梁郡公季弟萬備有孝行母終廬於墓側太宗降璽書弔慰

仍旌表其門後官至右衛將軍並先萬徹卒初武德貞觀之際有盛彦師盧祖尚劉世讓劉蘭李君羡等並有功名而不終其位

盛彦師者宋州虞城人大業中為澄城長義師至汾陰率賔客千餘人濟河上謁拜銀青光禄大夫行軍總管從平京城俄與史萬寳鎮宜陽以拒東寇及李密之叛將出山南史萬寳懼密威名不敢拒謂彦師曰李密驍賊也又輔以王伯當决策而叛其下兵士思欲東歸若

非計出萬全則不為也兵在死地殆不可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必梟其首萬寳曰計將安出對曰軍法尚詐不可為公說之便領衆踰熊耳山南傍道而止令弓弩者夾路乗高刀楯者伏於溪谷令曰待賊半渡一時齊發弓弩據高縱射刀楯即亂出薄之或問之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往洛實走襄城就張善相耳必當出人不意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展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

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李密既度陜州以為餘不足慮遂擁衆徐行果踰山南渡彥師擊之密衆首尾斷絶不得相救遂斬李密追擒伯當以功封葛國公拜武衛將軍仍鎮熊州太宗討王世充遣彥師與萬寶軍於伊闕絶其山南之路賊平除宋州總管初彥師之入闗也王世充以其將陳寶遇為宋州刺史處其家不以禮及此彥師因事殺之平生所惡數十家亦皆殺之州中震駭重足而立會徐圓朗反彥師為安撫大使因戰遂没

於賊圓朗禮厚之令彥師作書報其弟令舉城降已彥師為書曰吾奉使無狀被賊所擒為臣不忠誓之以死汝宜善侍老母勿以吾為念圓朗初色動而彥師自若圓朗乃笑曰盛將軍乃有壯節不可殺也待之如舊賊平彥師竟以罪賜死

盧祖尚者字季良光州樂安人也父禧隋虎賁郎將累葉豪富傾財散施甚得人心大業末名募壯士逐捕羣盜時年甚少而武力過人又御衆嚴整所向有功羣盜

畏憚不敢入境及宇文化及作亂州人請祖尚為刺史
祖尚時年十九昇壇歃血以誓其衆泣涕歔欷悲不自
勝衆皆感激王世充立越王侗祖尚遣使從之侗授祖
尚光州總管及世充自立遂舉州歸款高祖嘉之賜璽
書勞勉拜光州刺史封弋陽郡公武德六年從趙郡王
孝恭討輔公祏為前軍總管攻其宣歙州克之進擊賊
帥馮惠亮陳正通並破之賊平以功授蔣州刺史又歷
壽州都督瀛州刺史並有能名貞觀初交州都督遂安

公壽以貪冒得罪太宗思求良牧朝臣咸言祖尚才兼文武廉平正直徵至京師臨朝謂之曰交州大藩去京甚遠須賢牧撫之前後都督皆不稱職卿有安邊之略為我鎮邊勿以道遠為辭也祖尚拜謝而出既而悔之以舊疾為辭太宗遣杜如晦諭旨祖尚固辭又遣其妻兄周範往諭之曰匹夫相許猶須存信卿面許朕豈得後方悔之宜可早行三年必自相召卿勿推拒朕不食言對曰嶺南瘴癘皆日飲酒臣不便酒去無還理太宗

大怒曰我使人不從何以為天下命斬之於朝時年三十餘尋悔之使復其官蔭

劉世讓字元欽雍州醴泉人也仕隋徵仕郎高祖入長安世讓以漳川歸國拜通議大夫時唐弼餘黨寇扶風世讓自請安輯許之俄得數千人復為安定道行軍總管率兵以拒薛舉戰敗世讓及弟實俱為舉軍所獲舉將至城下令紿說城中曰大軍五道已趣長安宜開門早降世讓偽許之因告城中曰賊兵多少極於此矣宜

善自固以圖安全舉重其執節竟不之害太宗時屯兵
高墌世讓潛遣寶逃歸言賊中虛實高祖嘉之賜其家
帛千匹及賊平得歸授彭州刺史尋領陝東道行軍總
管與永安王孝基擊呂崇茂於夏縣諸軍敗績世讓與
唐儉俱為賊所獲獄中聞獨孤懷恩有逆謀逃還以告
高祖時高祖方濟河將幸懷恩之營聞難驚曰劉世讓
之至豈非天命哉因勞之曰卿往陷薛舉遣弟潛効款
誠今復昌危告難是皆憂國忘身也尋封弘農郡公賜

莊一區錢百萬累轉并州總管統兵屯於鴈門突厥處羅可汗與高開道苑君璋合衆攻之甚急鴻臚卿鄭元璹先使在蕃可汗令元璹来說之世讓厲聲曰大丈夫奈何為夷狄作說客耶經日餘虜乃退及元璹還述世讓忠貞勇幹高祖下制褒美之錫以良馬未幾召拜廣州總管將之任高祖問以備邊之策世讓答曰突厥南寇徒以馬邑為其中路耳如臣所計請於崞城置一智勇之將多儲金帛有来降者厚賞賜之數出奇兵略其

城下芟踐禾稼敗其生業不出歲餘彼當無食馬邑不足圖也高祖無可任者乃使馳驛往經略之突厥懼其威名乃縱反間言世讓與可汗通謀將為亂高祖不之察遂誅世讓籍沒其家貞觀初突厥來降者言世讓初無逆謀始原其妻子

劉蘭字文郁青州北海人也仕隋鄱陽郡書佐頗涉經史善言成敗然性多兇狡見隋末將亂交通不逞於時北海完富蘭利其子女玉帛與羣盜相應破其本鄉城

邑武德中淮安王神通爲山東道安撫大使蘭率宗黨往歸之以功累遷尚書員外郎貞觀初梁師都尚據朔方蘭上言攻取之計太宗善之命爲夏州都督府司馬時梁師都以突厥之師頓於城下蘭偃旗臥鼓不與之爭鋒賊徒宵遁蘭追擊破之遂進軍夏州及師都平以功遷豐州刺史徵爲右領軍將軍十一年幸洛陽以蜀王愔爲夏州都督愔不之藩以蘭爲長史總其府事時突厥攜離有郁射設阿史那摸末率其部落入居河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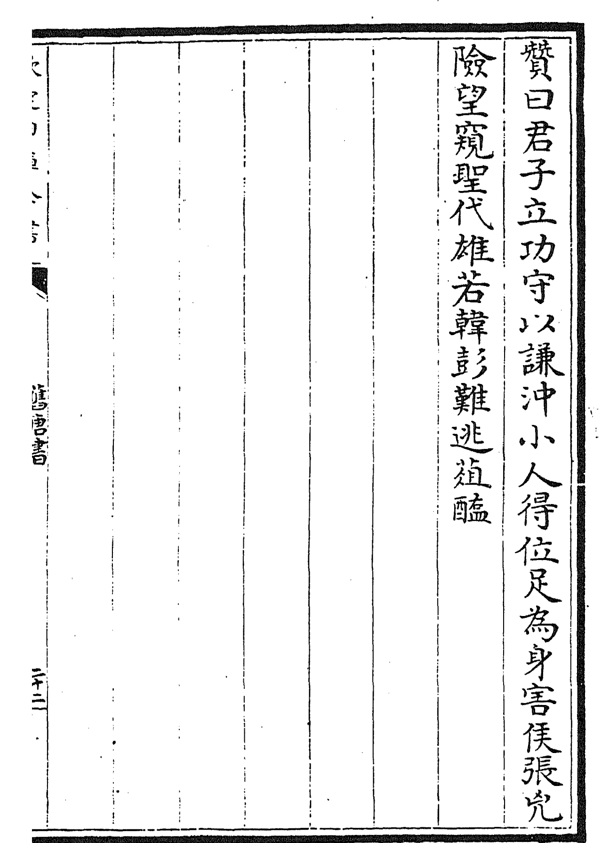
蘭縱反間以離其部落頡利果疑摸末摸末懼而頡利又遣兵追之蘭率衆逆擊敗之太宗以為能超拜豐州刺史再轉夏州都督封平原郡公貞觀末以謀反腰斬右驍衛大將軍丘行恭探其心肝而食之太宗聞而名行恭讓之曰典刑自有常科何至於此必若食逆者心肝而為忠孝則劉蘭之心為太子諸王所食豈至卿邪行恭無以答

李君羨者洺州武安人也初為王世充驃騎惡世充之

為人乃與其黨叛而來歸太宗引為左右從討劉武周及王世充等每戰必單騎先鋒陷陣前後賜以宮女馬牛黃金雜綵不可勝數太宗即位累遷華州刺史封武連郡公貞觀初太白頻晝見太史占曰女主昌又有謠言當有女武王者太宗惡之時君羨為左武衛將軍在玄武門太宗因武官內宴作酒令各言小名君羨自稱小名五娘子太宗愕然因大笑曰何物女子如此勇猛又以君羨封邑及屬縣皆有武字深惡之會御史奏君

羨與妖人員道信潛相謀結將為不軌逐下詔誅之天授二年其家屬詣闕稱冤則天乃追復其官爵以禮改葬

史臣曰侯君集摧兇克敵効用居多恃寵矜功麤率無檢棄前功而罹後患貪愚之將明矣張亮聽公頴之妖言恃弓長之邪讖義兒斯畜惡跡遂彰雖道裕云反狀未形而詭詐之性於斯驗矣萬徹籌深行陣勇冠戎夷不能保其首領以至誅戮夫二三子非慎始而保終也



贊曰君子立功守以謙沖小人得位足為身害侯張兇
險望窺聖代雄若韓彭難逃葅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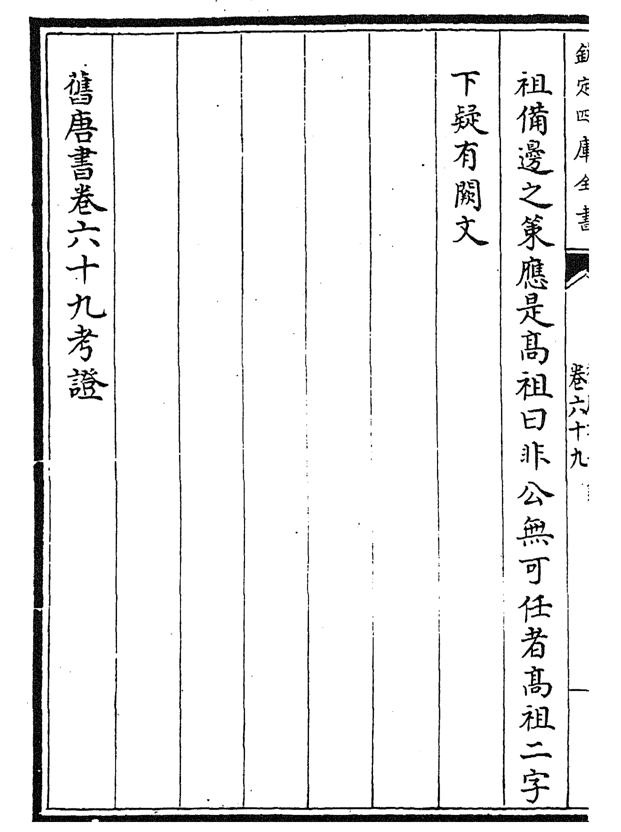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六十九

舊唐書卷六十九考證

張亮傳妝爲亮子名曰愼幾亮前婦子愼微每以養愼幾致諫○新書亮子顗數諫止

薛萬徹傳卒與虜數千騎相遇萬徹單騎馳擊之○新書追奔至積石山大風折旗萬均曰虜且來乃勒兵俄而虜至萬均直前斬其將衆遂潰是單騎馳擊者萬徹兄萬均也

劉世讓傳高祖無可任者○臣德潛按上文世讓答高



祖備邊之策應是高祖曰非公無可任者高祖二字下疑有闕文

舊唐書卷六十九考證